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春阿氏謀夫案 第十四回 宴新親各萌意見 表俠義致起波瀾

話說花轎到門，三蝶兒坐在屋裡，嚎啕大哭。所來戚友，俱各聞聲墮淚。三蝶兒揪著母親，叫了兩聲奶奶，往後一仰。德大舅母等忙的扶住，德氏聽了，如同摘了心肝一般，抹著眼淚道：「我的兒，都是為娘的不是，害得你這樣苦。事到如今，你該當聽我的話，才是孝順呢。」說著，把心肝肉的叫個不祝德大舅母在旁勸道：「姐姐不必悲痛。你若盡是哭，更叫孩子心裡割離不開了。不如趕著上轎，不可誤了吉時。」說著，把德大舅叫過來，又勸三蝶兒道：「姑娘別哭了，多哭不吉利，反叫你奶奶傷心。」說罷，罩了蓋頭，忙向德大舅丟個眼色。

德大舅會意，兩手抱起三蝶兒，便往轎裡放。三蝶兒哇的一聲，猶如殺人的一般，坐在轎子裡，仍是大哭。德氏等忍著眼淚，幫著德大舅母，放了轎中扶手，又勸她端正坐穩，只聽抬轎的轎夫，嚷聲搭轎，門外鼓樂齊作，新親告辭聲，陪客相送聲，茶役贊禮聲，兒童笑語聲，連著門首鼓樂轎裡哭聲，鬧鬧哄哄，雜成一處。德氏倚著屋門，灑淚不止。忽見棚中親友，一齊站起，門外走進一人，穿著四品武職公服，正是普津。後面跟隨一人，年約二旬上下，面色緋紅，頭戴七品禮帽，足下緞靴，身穿棗紅色甯綢袍子，上罩燕尾青簇新補褂，低頭自外走來。

普津拿了紅氈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大娘請坐這是你養女兒賺的。」

德氏一看，見是新郎官來此謝親，連忙陪進屋去，先令其向上叩頭，拜見先岳。自己抹著眼淚，亦坐下受了禮。常祿與普津見禮，隨後與新郎相見。普津把禮節交過，即時告辭。只見棚中戚友，紛紛起立。大家囁囁嚶嚶，自去背地談論。按下不表。

次日清晨梳洗，德氏與德大舅母去吃喜酒。先向親家太太聲述女兒糊塗，日後要求著婆婆，多加疼愛的話，按次又會見親友，托氏指引道：「姐姐不認識，這是我妹妹。」德氏聽了一愕，只見引見的那人，年在二十以外，媚氣迎人，梳著兩把旗頭，穿一件簇新衣服，過來向德氏拉手，口稱親家太太。德氏不知是誰，正欲細問，忽見普津進來，請著德氏進房，笑吟吟的道：「看看我妹妹去。怎麼這麼大年紀，還像小孩子兒似的。這裡我文大哥頭生頭養的兒子，娶了媳婦來，必比自己女兒還要疼愛，大娘先勸勸她去。」剛說完，忽見一群女眷，擁著新人出迎。只見三蝶兒頭上，滿排宮花，戴著珠翠鋼子，身著八團繡褂，項掛朝珠，臉上的香脂鉛粉，帶有流淚的痕跡，望見德氏姑嫂自外走來，低頭請了個安，轉身便走。德氏見此光景，好生難過，當在新親面前，不便落淚，只得勉強扎住，回了德大舅母走進新房。三蝶兒扯住母親，先自嗚嗚的哭個不住，德氏忍著眼淚，婉言開導。三蝶兒不言不語。一味啼哭。

問她什麼話，三蝶兒並不答言，仍是抹淚。急得德大舅母滿身發燥，急忙與德氏出來，向托氏道：「沒什麼說的，孩子歲數小，又無能又老實，還得求親家太太多疼她。我姐姐就放心了。」

托氏道：「好親家太太，姑娘的脾氣性格，樣樣都好。就是她不聽話，我心裡不痛快，不怕姐姐過意，養兒子不容易，養女兒也不容易。久日以後，就盼他夫妻和睦，咱們兩下裡就全都喜歡了。」說著，酒筵齊備，請著德氏坐了席。德大舅母不放心，恐怕兩造裡要鬧口舌，隨向坐陪的女客，悄悄說道：「一對新人，都是小孩子，按這樣年月說，總算難得。」說的那一女眷，不覺笑了。

一時有普津過來，帶領新郎官跪地敬酒。德氏坐了一會，望著方才德氏引見的那人，越想越眼生，不知在何處見過面，究竟是什麼親家？遂一面起席，悄悄與旁人打聽。旁人都掩口而笑。當在托氏面前，不好直說。托氏亦看出光景，歎了口氣道：「親家太太不用問，這是您親家老爺老不成氣，背我在外間娶的，嫁家姓范，還有個好綽號，叫什麼蓋九城。因為三月裡要娶兒媳婦，不得不早早歸家，省得兒媳婦過門恥笑。」說著，向德氏使眼色道：「您瞧這塊骨頭，孟良怎麼盜來著？」

德氏扭頭一看，見范氏站在一旁，同一個少年男客，指手畫腳的又說又笑，德氏哼兩聲，又向托氏說一聲好。托氏鬧了一楞，誠恐因為此事，不肯答應冰人。隨向左右女眷，俯耳唧咕一回，眾人皆各點頭，先陪著德氏起席，進到屋內笑道：「親家太太盡管放心。姑娘這裡，決不能受氣。」瑞氏亦插言道：「什麼受氣，孩子挺好的，誰敢給她受氣，我豁除老命去，合她擠了。」說罷，氣昂昂坐在一旁。看那光景，好像因娶范氏，很透生氣似的。揪住德氏道：「親家太太，我怎樣疼孫子，怎樣的疼孫子媳婦，難道你的女孩兒，不是我的孫女兒嗎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吁吁直喘。德氏笑了笑：「果然這樣，我哪能不放心。不瞞老太太說，我寡婦失倚的，養她這麼大，真不容易，」說著雙眉豎起，語音漸高。德大舅母一聽，好生害怕，惟恐諸事已過，再因小小枝節，生出惡感，隨以別的話差了過去。

訂問托氏，幾日回門的話。忽見范氏進來，喚了托氏出去，悄悄問道：「姐姐這樣懦弱，太不像話。日後有人家說的，沒我們說的。難道您這麼大歲數，只聽新親的下馬威，我們就沒話問她嗎？」托氏搖搖頭道：「噯，你不用小心，凡事都有我呢。」

孩子腴腆，自幼兒怕見生人，所以她才這樣。」范氏道：「這可是您說的。既是這樣，我就不管了。」說罷，賭氣去了。托氏一聽此話，不由冒火，惟礙於新親之前，不便爭吵。遂與德氏商量，四天回門。第五日要上墳拜祖。德氏點頭答應，起身告辭。

到了回門之前，常祿備了轎車，接取三蝶兒，常祿備了轎車，來接新郎。三蝶兒剛一進門，拉住德氏臂膊放聲大哭，德氏亦不禁落淚。想著嬌生慣養的女兒，一旦離了親娘，去作媳婦，實是一件苦事。隨用婉言開導說：「大婆疼愛，公公婆婆也疼愛，姑爺又那樣老實，人生一世，享福也不過如此。雖有個小叔小姑，畢竟年紀尚校還讓頭生頭長為長嫂的拔尖兒。」

常言說：出了門的媳婦，不如閨女。剛進門兒的人，自然顯得生疏。等著熟悉幾天，也就好了。」說著，又打聽她公公婆婆，有無脾氣？大婆婆小婆婆，是否和睦？三蝶兒一面落坐，只去擦抹眼淚，並不答言。一時把胸上衣襟，全都濕了。麗格與德大舅母，一面解勸，一面酸心。德氏與常祿母子，亦為滴淚。

工夫不大，常祿陪著新郎，自外進來。眾人擦了眼淚，迎出階下。按著通俗禮節，請了作陪的親友，周旋說話兒。一會酒筵擺齊，讓著新郎新婦並肩而坐。男女陪客，即在左右相陪。德氏疼愛女兒，連帶亦疼愛女婿。看他一雙夫婦，坐在一齊，想著養女一場，盼到與女婿回門，實是喜事。可惜女兒心裡有些固執，不然燕爾新婚的女子，不知要怎樣的喜歡哩。想到此處，不禁滾下淚來。一面布菜，顛顛巍巍的道：「你們多多和氣，白頭偕老。」三蝶兒低著頭，灑淚不語。德大舅母道：「姑娘吃一點兒，取個吉利。」常祿亦勸道：「妹丈喝點兒酒。」德大舅亦過來道：「富有餘的，你麼吃一片魚。」說著，把碗裡魚片，挾了一箸子，叫新郎拿過碟兒來。新郎紅著脖子，死也不肯抬頭，引得麗格等全都笑了。德氏道：「得了，交過規矩，別這樣臊皮了。」當下把酒筵撤下，新郎也不知漱口，慌著帶了帽子，嘴裡唧唧嚶嚶不知說些什麼，放下一個喜封兒，便向德氏等挨次請安，告辭而去。德氏等送至門外，看著上了車，然後進來。忽屋內麗格嚷道：「姊姊你是怎麼了？怎的這麼拙呀？」說著，花拉一聲，不知倒了什麼。德氏等忙的跑入，見麗格按著三蝶兒，兩手向懷裡亂奪掉上的茶壺茶碗，摔在地上粉碎。德氏等近前一看，只見三蝶兒手裡，拿著一把剪子。

麗格咬著牙，奪了過去。德氏噯啾一聲，登時倒在地上，背過氣去。常祿德大舅母，忙著跑來，大家七手八腳，扶起三蝶兒，過來又趕救德氏。麗格楞在一旁，伸出手來一看，連指上指甲，全都折了。德大舅道：「你們娘兒倆這是怎麼回事呢？」麗格搖搖頭，咳聲歎氣道：「噯啾，老爺子您不用問。」說著，指那剪子道：「您瞧瞧，若非我沒有出去，事情就出來啦。」說罷，扭過頭去，滴下淚來。半天又哽咽著道：「想也想不到，我姊姊這樣糊塗。」德舅爺道：「這都是哪兒說起？千想萬想，想不到你這麼拙？」三蝶兒坐在炕上，渾身亂顫。頭上鈿子，連珠翠宮花等物，散落一炕。德大舅母道：「姑娘，你換口氣，有什麼過不去的事，盡管說出。平日你最為孝順，怎麼這時候倒糊塗了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抹淚。看著三蝶兒臉上，已如銀紙一般，嚇得德大舅等

目瞪口呆。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大家把德氏拉過來，勸著呷了口糖水。三蝶兒亦長歎一聲，漸漸甦醒過來。麗格含著眼淚，走過向三蝶兒道：「姐姐這樣心窄，豈不叫姑姑著急嗎！」當下你言我語，鬧得馬仰人翻。

問了三蝶兒半日，死活也不肯言事。德氏歎氣道：「這是我的命是該著這樣急。好容易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盼到兒女長成人，我好享福哇。好，越大越糊塗。出了門子的女兒家，倒反不聽話了。不聽呢，也罷了，有什麼不如心的，至於尋死，是人家兒對不起你呀？是嫁妝對不起你？是媽媽不疼你？對不起你？」

是哥哥兄弟不睦，對不起你？」說著，淚流滿面。自己又歎惜命苦，哭了回丈夫，又哭起爹娘來。數數落落的道：「拋下這苦老婆子，沒有人管。兒女這麼大，誰又心疼母親。問問母親的心，問問母親的難處呢？」哭得德大舅爺等無不墮淚。一面排解，一面又規勸三蝶兒，叫她趕著收拾，回去要緊。麗格俯在炕上，收拾珠翠，抬頭向德大舅母蹙眉，問說這宮花鈿子，可怎麼收拾好。德大舅母道：「不要緊的，拿去叫你哥哥到街上弄去罷。」說著，三把兩把，急將珠翠宮花等物，拿到外間，點手又喚常斌，悄悄囑咐一番。又叫德氏請出，好再安慰三蝶兒，別叫她回到家去，再行拙事。德氏亦領會其意，隨即躲出。

不想此時三蝶兒心裡又後悔，又害怕。悔的是自己無知，不該這樣糊塗。倘真那時死了，豈不把母親兄弟一齊坑死了嗎。事出之後，婆家必不答應。因此成訟，必要刷屍相驗。到那時節，豈不把祖上德行，父母家風，全都掃地了嗎。想越越後悔，千不該，萬不該這們心窄，忘了自己身分。怕的是，自今以後，若把母親氣壞，誰來侍奉？哥哥有差事，兄弟年紀小，雖不致同時急病，想來自今以後，為我必不放心。既不放心，必要常常惦念。我已是出嫁的人，若令母親惦念，弟兄不放心，自己又居心何忍？倘若今日人事，一被婆婆知道，必向母親究問。

及致不問，日久天長，也必能知道的。那時若知道此事，豈不與兩家父母，勾出生分來了麼！此時越想越怕，越想越後悔，身上得得亂顫，欲向母親聲述，連嘴唇舌頭，俱不聽用了。

後見常斌走來，要請母親出去，急嚷一聲道：「奶奶，別走。」伸手抱住德氏，嗚嗚的哭個不祝德氏推了兩掌，問她有什麼話，只管明說。三蝶兒哽哽咽咽，說不上來。兩手把前胸亂撓，急著嚷道：「奶奶、奶奶，女兒自今以後，決不使母親著急，再這樣胡鬧了。」德氏抹著眼淚，少不得談今慮後，勸解一回。一時常祿回來，說姑爺回到家去，很是喜歡，親家阿媽，親家額娘等，都問奶奶的好。又誇贊大正、二正怎樣機伶，春霖在學堂唸書，怎樣進步，一面說，一面見三蝶兒的鈿子壞了，又見德氏等腫著眼睛，因問什麼事，這樣傷心？德氏歎了口氣，想著這樣麻煩，不便叫兒子著急。隨說不為什麼，你不用又著急。你妹妹家來，不放心你們合我。她一傷心不要緊，引得一家人全都哭了。常祿聽了此話，信以為真，亦不再去問了，只催著三蝶兒梳洗，說現在天已不早，趕著回去要緊。

才聽親家額娘說，今日如回去得早，還要借著載鈿子，先拜兩家兒客呢。說著，幫著德大舅母，收拾宮花鈿子等物，催著三蝶兒戴好，又忙著叫母親換衣裳，笑著囑咐道：「見了那個娘兒們，您不用多閒話。俗語說看佛敬僧，好羅歹羅，已就是這樣親戚，還有什麼可說呢。一來給我妹妹作罪，二來兒女親家，總是越和睦越好，圖什麼鬧些生分，犯些口舌呢？」德大舅母道：「這事也不怨你奶奶，說親時候，你也欠慎重。家有這樣婆婆，決難有好兒。」常祿歎口氣道：「事到而今，也就不說嘍。當初說的時候，不知我親家阿媽，有這樣事。當時也詢聽過幾回，連我普津哥哥都不知道。聽說這個娘兒們，叫什麼蓋九城，娘家姓范，雖不致怎麼瞎猜，也是女混混出身，手拉手兒來的。聽說在東直門，後海地方，我這位親家阿媽，看人家放過風箏。不知怎麼個緣由」說到此處，看看母親臉色又笑道：「好在我妹妹也是出了閣的人了，說也不要緊。橫豎這麼說罷，常時有普津引線，搭上之後，安排一處地方，就過上日子啦。今因兒媳婦過門，不能不歸到家裡去。方才我普大哥說，這們進門之後，倒很是安本分，只是她言語舉動，有些輕佻，外場其實是精明強乾。按著新話兒說，是位極開通極時派的一流人。說話是乾乾脆脆，極其響亮，行事是樣樣兒不落場，事事要露露頭角。簡斷截說，就是有點抓尖兒賣快。舅母你想想，咱們是愛親作親，當初作親的時節，望的就是小人，誰管分婆婆好歹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叫三蝶兒掛珠子，緊催著德氏走。隨將所備的禮物，送至車上，打發德氏母女上車去了。

這裡德大舅母、麗格等，臨別哭了一回。又商議單九雙九十二天。親友瞧看的事情，從此兩造親友，互相往來。左不是居家瑣碎，不足細述繁文。到了一個月後，三蝶兒回來往家，各處親友，皆來瞧看。三蝶兒唧唧噥噥，偷向母親問道：「起初一過門時，並不見小婆婆怎樣。那天她回來說，方自外間回來，撞見二媽氣色，很透驚慌。屋裡又跑出一個人來，看著後影好似。說著，向耳邊悄悄他說了。又大聲道：依著她的意思，恨不得即時下手，以雪此恥。當時我嚇得直抖擻，好容易好說歹說，死活給攔住了。您瞧有這件事，叫我心裡頭如何受得下。」

說著，撫面大哭，氣得德氏半晌說不出話來。當時咬牙切齒，連哭帶氣的咒罵范氏一番。因恐常祿知道，要鬧麻煩，不如權且忍耐，勸著女兒留心，莫令姑老爺生出事來。一為保全名譽，二來兒子兒媳，管不得母親閒事，事已至此，只好平心靜氣，但但實實的看著。雖然她外面風流，顯著招搖一些。究實事跡上，也未必果然這樣。按你們心裡平素就看她不尊重，所以處處起疑，亦是常有的事情，何苦這麼操心，管這沒影兒的瞎事？」

一面說，又將今比古，引證些新聞典故，比較與女兒聽，免得她憂心害怕，傷了自己身子，弄出家庭笑話來。這一片話，足見德氏苦心，不但疼顧女兒，又恐女兒家裡鬧出事故來，所以變著方法安慰女兒說，無稽之談，意氣用事，斷斷是靠不住的。心想這樣勸解，以女兒如此穎慧，必可以醒悟的，回到家去，必能規戒丈夫，不致再鬧事了。

誰想三月二十七日，正是前文所說，托氏的堂兒家裡，接三之日，阿氏坐了一夜，不曾合眼。早間與丈夫春英嘔些閒氣。

早飯以後，隨著大婆母托氏，帶同小姑子前往堂舅家裡去行人情。托氏是好談好論的人，是日與戚友相會，少不得張長李短，說些瑣屑典故。阿氏是未滿百日的新婦，既隨婆母行情，在座又都是長輩，不能不講些規矩，重些禮節。抑且阿氏為人，極其溫厚，言容舉動，又極沉穩，所有在座親友，人都誇好。有的道：「大姐真有眼睛，怎的這麼好的姑娘，被大姐選上了。」

有的道：「哥哥嫂嫂都有造化，椿樹似的兒子，娶了鮮花似的媳婦。再過個一年二載，不愁抱孫孫了。將來老太太得見四輩重孫，在她老人心裡，還不定怎樣喜歡哩。」有的道：「娶媳婦難得十全，似乎托大姐的兒婦，又機伶，又穩重，長的好，活計又好，可謂之四德兼全了。」當時你言我語，人都贊美不置。惟托氏聽著，因是婆婆身分，雖旁人這樣誇贊，然當在自己面前，不能不自作謙辭。俗語說：「自己的女兒賢，人家媳婦好，凡是當婆婆的，都有這宗心理。此時托氏於無心之中，說出幾句屈心話，什麼不聽話咧，起的晚咧，作活計太慢咧，做事太慢咧。這一些話，說是謙遜之意，本是作婆婆苦心，欲在戚友面前，施展當人訓子的手段。殊不知這宗讖語，最容易屈枉人。慢說春阿氏，就便是尋常女子聽著也要發火。當時臉色紅暈，羞澀得不敢抬頭。忽的背後一人，喚著阿氏出去。阿氏一面抹淚，正好借此機會，暫為避去。出至門外一看，此人全身素服，並非別個，正是玉吉。剛剛欲問他從何處來，玉吉請過安道：「姐姐家裡人，怎的這般混帳。」說話時聲音很高，嚇得阿氏驚慌失色，連連搖手，乃慘然流淚道：「兄弟呀，姐姐的命反正是不能久了，這亦是我前生造定的。今生今世才遇見這些磨難。你拿我只當個已死的人罷，千萬不要生這愚氣。」

說到這裡，咬定牙根，仰著頭，瞪著眼，把熱淚忍祝玉吉輕輕頓足道：「姐姐這般懦弱，家裡外頭都不得安生，還有什麼趣味？」阿氏道：「什麼趣味不趣味，姐姐人雖活著，心是早已死了。」說罷，面色灰白。玉吉怔了半晌，忽然眉豎眼圓，冷笑一聲道：「姐姐待我的心，我此時粉身碎骨，亦難答報，姐姐這口氣，我一定要給出的。」阿氏聽到這裡，忙著擺手，恐怕有人聽見，諸多不便。忽見身旁走過一人，只得慌忙躲進屋去，打算等親友散後，勸勸玉吉，不叫他多管閒事。誰知事有天命，不由人力。阿氏留了半日神，竟無玉吉的蹤影。只得隨著婆母，坐了晚席。忽見公公進來，一手拉著二正，俏向托氏道：「天氣很熱，這裡又沒地方。回頭叫他嫂子跟我回去罷。」

托氏道：「說是呢，我正想沒個人送回，你來亦好。」因向二正道：「少時和你嫂子，跟你阿媽一同回去。舅舅伴宿，咱們再來。」

說著話已到送三時候，文光帶著兒媳女兒，告辭回家。工夫不大，車行至菊兒衙內。三人下了車，文光拉著二正在前，阿氏提著包袱在後，到了門首，二正猛然一推，撲的栽倒。原來門是虛掩著呢，文光忙把二正扶起，問他碰著沒有？二正站起來，口裡叫聲二媽，往裡便跑。此時天已不早，瑞氏等欲睡未睡，前文已經敘過，茲不多表。阿氏把諸事料理已畢，要到廚房裡溫水洗臉。將走至廚房門內，覺得身後有腳步聲音，忙回頭一看，只見一人在門外點手兒，喚她出去，不覺嚇了一跳。

趕緊走出屋外，看是何人。此時那人已經轉過臉去，躡足往西屋便跑。見他穿一身青色衣裳，後影好像玉吉模樣。猛然觸起白日的情景，知道此事有些不妙。忙著三步作兩步，向前趕去。

將進屋門，早見玉吉站在春英前，手舉菜刀，往下便砍。嚇得阿氏魂飛天外，嚷亦嚷不出來，奔上前去，揪住玉吉手腕，狠著命往下奪刀。玉吉力量太猛，回手拍的一聲，刀柄碰在阿氏額上。阿氏心裡只拚一死，哪顧疼痛，還是咬定牙根，死不放手。玉吉看她這樣，把二目一睜，又以刀背擊了阿氏左脅一下。

阿氏覺得心裡一陣迷糊，兩手一鬆，身軀往後一仰，耳聽得撲的一聲，玉吉手起刀落，砍在春英咽喉之上，登時氣絕。阿氏已嚇得倒在地上，玉吉忙把春英屍體移在牀下，扯起阿氏道：「姐姐所事非偶，冤仇已報，姐姐能隨我去，小弟情願奉養一生。」阿氏怔了半天，並未聽明，看見菜刀在旁，狠命撲去。

玉吉連忙抬起，隨後抓起一塊絹帕，擦了擦手，扯住阿氏，往外便掖。掖至院內，玉吉道：「還有那淫婦呢？」隨把阿氏拋下，往東屋便跑。阿氏心慌已亂，欲要聲張，又恐玉吉要是義氣，反變成殺人的原凶，自己亦被著極大嫌疑。欲待和他回去，無奈他是誰，我是誰，黑夜殺了丈夫，攜手脫逃，這事成何體統。當時把芳心一橫，趁著玉吉不在此處，自己往廚房便跑，撲咚一聲，奮然投入水缸。正是：一死拼償冤業債，眾生慎勿造因來。

玉吉把春英殺死，欲與阿氏潛逃，實出於姊妹情重，看著阿氏受氣，懷抱不平。想著這樣女子，人世不可多得，緣何母親不諒，許了這樣蠹子，終日受人欺辱，這真是天道不公，人心不能平的事情。越想越憤懣，恨不得把大千世界上，凡此不平等的惡婚姻一刀雪淨，方解心頭之恨。當時即把阿氏推開，來殺范氏。剛走至裡屋門外，聽得院裡阿氏木底亂響，又聽范氏屋裡，問說是誰，上房文光，亦連聲咳嗽，嚇得玉吉也慌了，站在屋子裡，愣了一會，想著阿氏為人，極為懦弱，若不借其俱逃，一被旁人拘獲，必罹重難。想到此處，隨手把菜刀放下，出來要找尋阿氏一同逃走。不想腳步略重，范氏連連問誰？隨聲便提鞋下地。上房文光並東房瑞氏母子亦全都醒了。玉吉無處可藏，跑到屋角茅廁，兩手攀牆而上。不想牆高足滑，使盡生平氣力，欲上不得。又聽文光夫婦正在院內喧嚷，玉吉心更慌了，反身又往回跑。合該他命中有救，望見茅廁牆外，立有板凳一條，隨手搬進茅廁，挺身而上，兩手攀住牆頭，躡身而過。只覺心裡突突亂跳，渾身發顫，不知此時此際，如何是好？

又不放心阿氏，想著姊妹一場，不該草草用事。雖然是一片好心，此時反給阿氏惹了大禍，當時懊惱已極，站在門外，猶疑半天，不知此時阿氏哪裡去了。

正在納悶，猛聽街門一響，裡面走出人來，嚇得玉吉也慌，開腿往北邊便跑。恰巧時當深夜，路上靜悄悄並無行人，不知不覺已至自家站首，扣了半天門，裡面無人答應，心裡連急帶怕，不覺頭昏眼花，坐在一塊石上，呆呆發愣。忽見一人過來，彎身問道：「你是從哪裡來的？快要說明，」玉吉抬頭一看，見是一個僧人，容貌甚奇，身穿一件破爛僧衲，笑吟吟的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」玉吉坐在石上，覺得心裡頭渺渺茫茫，不知如何答對，僧人又問道：「你既不知道來從何處來，難道你去往何方，自己也沒個打算麼？你以為你作的事情，沒人知道？難道惹了大禍，從此就消滅了不成？」玉吉聽到這裡，嚇了一跳。遲了半天，心裡方覺明白。細想如今自己犯下殺人重罪，以後天地雖大，並無容身之處了。越想越後悔，越想越害怕。當時悔懼交加，細看那一僧人，站在自己身旁，微微點頭，似有歎息之意。玉吉知他是個異人，隨即跪在地下，拉著僧人的袍襟，淒淒慘慘的道：「事已至此，要求老和尚搭救。」說著，以袖抹淚哭泣不止。僧人彎著身子，細把玉吉上下看了一會，見他這樣哀求，乃長歎一聲道：「前生來世，因果分明。」

昔是今非，孽緣糾結。你合那個女子，但有朋友之緣，並無夫婦之分。她即出嫁於人，便算前緣已了，彼此清清白白，有什麼割棄不下的？誰知你不明因果，忘與命數相爭，你自以為替那女子報仇，哪知正是給那女子闖禍。你自以為出於一片俠心，哪知正是造下無邊惡孽。若不急早懺悔，恐怕不但因果牽纏，來生受報，就是今生今世，亦恐你難逃法網啊，」說到此處，聲色俱厲。玉吉聽了，猶如凉水澆頭一般，心裡這才醒悟，遂連連叩頭，乞求解脫之法。僧人冷笑道：「你自蔽光明，自作惡孽，誰為解脫？」說罷，拌袖欲去。玉吉知是高僧，揪住僧人破衲，死也不放。僧人呵呵笑道：「善哉善哉。自迷不見自心，誰來搭救？」說罷，飄然而去，倏忽不見。

玉吉定了定神，如同夢醒一般，暗想這一高僧，必是佛菩薩化身，前來度我，忙的跪倒地上，望空遙拜，心內虔虔誠誠，暗發宏願。正在虔祈默禱之際，忽見梁媽出來，扯住自己手道：「少爺是怎麼了？這樣磕頭？」玉吉遲了一會，仰見滿天星斗，四靜無人。自己跪在地上，不知何故。梁媽喚了數遍，方才明白過來。細想方才所見，心裡烘的一驚，渾身亂顫起來。

一手扯著梁媽，連說好怕，轉又一溜煙的跑進門去。蕙兒不知何事，聽是玉吉聲音，忙亦移燈出來，看他神色倉皇，臉上顏色，如同白紙一般，坐在石階上，口張眼閉，吁吁氣喘。蕙兒嚇了一跳。摸摸腦門上，俱是冰冰的涼汗。隨把手燈放下，問他所以何故，這樣抖擻？一手又摸著他手，手亦涼了。當時手忙腳亂，趕緊攙進屋去。梁媽也著了慌，忙著籠火，又忙著找白糖，沖了一碗滾湯糖水，給他喝下，方覺安頓些。此時梁媽心裡，只當是半夜回家，路上受了驚嚇，以致如此。不想他忽然坐起，口內嘟嘟囔囔，不知說些什麼。一時又咳嗽歎氣，發起昏來。直鬧到早飯已後，始行安頓睡下。梁媽看此光景，知他素日性情，有些膽校這宗病況，必是半夜回家，受了驚嚇。隨著就延醫服藥，鬧了一日。

次日早起，玉吉坐了起來，喚過蕙兒來哭道：「哥哥你對不起我。父母去世，本當興家立業，等妹妹終身大事有了倚靠，然後再死。不想因事所迫，死期已近了。」說著，嗚嗚咽咽的哭個不祝蕙兒亦傷心落淚，不知玉吉的話，從何說起。只得以好言安慰。玉吉擦了眼淚，當著蕙兒面前，叫過梁媽來，彷彿人之將死，托囑後事一般。自己拿定主意，想著殺人該當償命，若使最親愛的姐姐無辜受累，自己於心何安。主意已定，安住蕙兒主僕，不叫他話外生疑。出得門來，僱了一乘人力車，隨著看熱鬧的眾人，直奔小菊兒衙春英屍常恰巧這日上午，正是刑部司員蔡碩甫前來驗屍。左翼尉烏珍，副翼尉鶴春，委翼尉晉泰，並內城巡警廳所派委員，本區警察長官，還有各家偵探，一院裡亂亂騰騰，好不熱鬧。玉吉擠在人群內，想著今日好巧。不知阿氏被拘，所供是什麼言詞。倘若她般了委曲，不肯說明，我便在此時自首，把我堂堂正正替人不平的事情，說給官眾聽聽，大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大丈夫做事，要做正大光明，磊磊落落。主意已定，見有一群官人，帶著文光、范氏並德氏、阿氏等進來，聽著文光供說，阿氏殺人之後投了水缸，由不得敬愛之心，益覺堅固，當時又懊悔又慘切，看著范氏那裡，指手畫腳，由不得怒從心起，深悔昨日晚上，不該留此淫婦，叫她血口噴人。正自磨拳擦掌，抑鬱難平之際，忽見阿氏仆倒，撫屍慟哭，玉吉嚇得一怔，臉上變顏變色，心說好生害怕。要知端的，有看下文分解。